

禮記大全

十六
十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97)
函號	別 3 1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十一

六 淺草文庫

大傳第十六

鄭氏日記祖宗人親之大義長樂陳氏曰禘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道者禮義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所謂祭祀追主服術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而巳豈非所謂傳之大宗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

方氏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

祖配之

特夫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朱子曰禘之意最家身心未相遠絕祭之理亦不自易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闕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已自出而此哉○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一祖安能與於此哉○長樂陳氏曰祀先之禮自禘而祖又推始祖而推之自出而始祖其禮已備矣而本非遠而至於祖及其祖所出而始祖其禮已備矣而根於天性之思也然此祖之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謂之孝者真一無妄者謂之誠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說夫子以仁孝誠敬之謂至深而盡其仁於或問禘之深則非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天敬之至積其慮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誠而克之至積其慮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誠而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甚明而甚易哉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禘祭之禮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侯之禘固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禘祭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禘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于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于禘禮說見王制

禮記大全 卷之六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
豆鬯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告
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遂
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為不可以諸侯
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石梁王氏曰周頌作駿

以此章參之書武城及中庸有不同者先儒言文
王已備禮亶父季歷克商後但尊稱其號若王者
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嚴陵方氏曰爾雅
曰牧之野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大事之野則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其氣在野則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時之野則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季歷之野則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文王之野則與武王之書言王乃在朝至於殷之郊
則是以祖禩之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
曰不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

上治祖禩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

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
馬氏曰上治祖祢所以尊之也治昆弟蓋睦友之道而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親也昆弟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親也
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為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紕繆夷友

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

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得也贍賙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民莫得其死言此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也人道申言上文之意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非不以民為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所言無不謂報升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也使其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也始言聖人治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所其可焉故言之序如此

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稱鍾度量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徽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尚而殊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械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章采時王因革不同此七者以立考改易殊異別為言是與民變革者也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之衣服者法制之所自而成故後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術則先之以制之權量而王制守之論語言為政以禮者衣冠皆此意也衣冠以禮者衣冠皆此意也

禮記大全

大傳

五

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
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
有敝法哉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
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
也尊尊長長義也男
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其不泯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
而男女有別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
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以
婦與母之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尊
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
東
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
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屬音燭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
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慎乎

屬聯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
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
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
以系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婦亦可謂之
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
指矣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係於父子
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於世叔於婦亦大功於其相
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
與叔亦無服以其相與而遠之也○山陰陸氏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為迂故
慎乎不可不

免音問 杀色介友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

下昏姻可以通乎

別彼列友 单音册

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於此矣故云
服之窮也五世袒免謂共承高祖之父者相為祖
免而已是滅殺同姓也六世則共承高祖之祖者
并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
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
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上世也戚親也單

盡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今雖周世昏姻可以通乎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總焉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充疏但不柰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袒免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音計

株衛反

音嗣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

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此是答上文設問之辭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思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思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可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疏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大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

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
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
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
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
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
之君妾服妾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
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

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
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
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
妻為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
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
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
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
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
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祖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為恩深

乎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為仁以禰對祖則祖為義祖以義為主禰以仁為本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於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唯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淨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皆臣也不敢以族屬父兄弟之親而上親於君者一則君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辨而杜篡代之萌也○石梁王氏曰詳註下文以十字為句然位也當自為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

限於位也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上所
行者仁下所守者蒙以其戚戚君尊尊蒙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
年不繼祖也去声

說見前篇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太宗則不得祭
其四小宗所主之祖也祭別子之祖也
復似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其尊宗以主謂宗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不祭凡正禮在乎上者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者戚君下又辟宗乃後祭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云禘適故得立禘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故不禘祭禘明其有宗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
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子庶子俱為適
何假言祖而立二廟自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
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
祭之而巳祭是祖庶雖俱為適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祭祖
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適士得自立禘廟而
適也雖為禘適也
也五宗悉然今姑從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
事反該悉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禘者為小宗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禮記卷之六 大傳

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

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

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

之服服之餘並說見前篇

為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於五世之外猶

者繼禰而兄弟宗之為之服期年有繼祖而為之服

宗之為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

五月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

四從親屬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

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思立而五世則遷不

以其廟之遷不遷之統高祖之下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

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所以易不易之

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敬宗於公所以易不易之

故敬
嫡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

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

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

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

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矣此

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

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不得宗君

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程子曰凡言宗者宗於此而祭於彼也此別子為祖上不敢祭為諸侯故不祭下亦無大宗之此無大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父為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之嫡者為小宗此別子雖是大宗是諸子之禰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無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禰之却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去聲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一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為施在旁而反之曰施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

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
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
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
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

去声

音洛

音亦
數於人斯此之謂也

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
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
禮嚴肅內嚴宗廟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禮知社稷
之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
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
足有恒產者有恒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故非心邪
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
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大和矣豈不可
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

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斁於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斁也嚴陵方氏曰親其至於親之所親上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而親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而後有族也承宗廟之祭祀宗廟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宗廟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族而後立然非守是以重社稷故重社稷官族也有稷必得人而共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其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姓成也百志成則禮象於乎之氣通故禮俗則禮俗刑矣則爭鬪之患息和乎之氣通故曰然後樂不顯矣不承則親尊祖之意也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引詩之傳者即之夫不顯也承承也親上尊祖敬宗叔族而宗

廟嚴豈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而志滅禮俗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斁乎

少儀第十七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石梁王氏曰非

音現幼小之少此篇曲禮之類

聞始見君子者辭

石梁王氏曰此句絕

曰其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

音敬

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
曰聞名

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初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者其辭云某固願通聞已名於將命之人固如固辭之固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已而假此荐請之辭也將命者通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階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指主人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聞名於將命者蓋疑踈闊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數

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瞽者來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新定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所以愚觀之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命者恐不將命者導達為之階主耳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於敵者亦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

適往也其辭云某願比於將命者喪不主相見來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其辭則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則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去吉

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適他謂以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所以惡其漬也王藻曰兄於尊者有虧而弗敢以聞蓋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
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賈音祭

以衣送死者謂之襚稱廢衣者不敢必用之以歛將廢棄之也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致襚若非親者則須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若親者兄弟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襚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為去聲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音附

音附

賜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

納入也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也賜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並為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於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以此為賜者亦或本國自有之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

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

即席曰可矣

及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

說它括友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闥門扇也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

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皆不得脫屨於戶內故云有尊長在則否也禮源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衆必有所尊也若說屨於尊長前非禮

啜音器

問品味曰子啜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者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啜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大洛友

立日浴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器械之備所以防患不可度其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已大家之富爵位所致不可願望於已以其有僭竊之萌嘗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

音泛去声

音冀

音備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

音栗

庸搗

搗音栗

汜埽廣埽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庸胷也搗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已胷前不可特向尊者也

平声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為志則心之隱謀也故

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為卜之志則不為之卜亦通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遠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則擇象以為主而不取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象蔽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不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大小卜之所弗筮焉

音現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

音特

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

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

不將命謂卑幼者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定主之禮也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若於尊者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侍坐於尊者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畫地手無容不斐也寢則坐而將命

無故而畫地亦為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為容亦為不恭時雖暑熱不得揮扇若當尊者寢卧之時

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必二人為耦，楅在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并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

侍投則擁矢

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故悉擁抱之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致于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筭。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者取彼之一馬，足成己之三馬。今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己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

徒戎及首覓

之面拖諸幣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劔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猶良車良材之良散綏貳綏也猶散材之散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幣者引之於車蘭覆芩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

步者防馬之逸也○今按芩即軾也朱子曰以言

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劔負綏而擲綏末於轡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諸幣此誤矣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皆君取綏而諸幣之者誤矣又以疑綏制當是以前索為環兩頭相屬故則合而得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後各上至背帶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幣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劔妨左人自當石帶下欲散綏以升乃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後曰罷

方氏曰跛慕則來厭斲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

禮記大全

少儀十六卷

退嫌有厭斁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
退退則為出故也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
歸有所止故也師役勞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以
其疲故也○愚按罷當讀如欲罷不能之罷陳長樂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簡賢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衆故曰歸動眾之為懼也師旅之役事于國不敢言歸動眾之為懼也
日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

音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履
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運轉動之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履謂轉而正
之示欲著也餘見曲禮慶源輔氏曰運笏示欲播劍首則意不在已也

去声

事君者量而后入而后量凡乞假於

去声

人為入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

去声

罪也

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
入而後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
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后行上無怨下遠罪

為事君者言之○**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臣道量而后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規隱密之處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為也

○**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為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

狎也戲色非必見諸笑言外貌斯須不敬則色不

莊矣宋子曰旁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

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悔慢之容

所諫友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訛有亡而無疾頌

音韻

相去声

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

平声

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疏曰諫而無驕者謂君若從已之諫已不得恃已

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方氏曰**君有過諫之所

止可也訛之則不恭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

則太傷頌而無譎則所頌為公諫而無驕則所諫

為正事弛而不力為怠事弊而無用為廢相之更

之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謂之社稷之役

以其有勞於社稷也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

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掃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

者凡所以矧誠效力
如此者為社稷而已
音赴

毋拔來無報往

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
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
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
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
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神不可瀆必敬而遠之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

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
人不逆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偽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依者據以為常游則出入無定工之法規矩尺寸
之制也說則講論變通之道焉嚴陵方氏曰依則
無日不然游則有
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
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
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
則有說故游
之而不沉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訾毀其不善也曲禮疑事毋質與此質字義同謂

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失誤也

五美字皆讀為儼然皆如本字亦可通

上声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

如字 舊音往方讀如字

音非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

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皇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此即保氏所

教六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
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
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
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
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

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正者正其善否
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辭異耳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為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於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從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未能負薪

執王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
車不式介者不拜

說見曲禮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

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為尸虞祭為祖姑之尸也為喪主夫與長子之喪也為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矣或曰為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葛經而麻帶

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而要之麻經不變故云葛經而麻帶也

取俎進俎不坐

取俎就俎上取肉也進俎進肉於俎也俎有足立而取進為便故不跪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皆敬心之所寓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取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以不可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入所不可欺也况十日之事雖幽暗在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凡祭通言君臣上下之祭也跣脫履也祭禮主敬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履堂上亦不敢脫履燕則有之者謂行燕禮則堂上可跣也又按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擯尸則于堂

未嘗不食新

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一云嘗秋祭也慶源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喪其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

音旋

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

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音嫁

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服車所乘之車也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服劍所佩之劍也弗賈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曲禮云齒路馬有誅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乘壺四壺也東脩十脰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謂肉之已解剔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加於一雙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于門外也

輔氏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緹息列友守去声

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
犬名

緹牽犬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充庖厨所烹曰食犬

直軫友

牛則執紉馬則執鞚皆右之

紉鞚皆執之以牽者右之者以右手牽由便也

臣則左之

臣征伐所獲民虜也曲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左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當也

音脫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

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冑

音羔 上声

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常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橐發甲之衣也冑兜鍪也謂開橐出甲而奉冑以將命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鞬執拊

音鞬

音撫

執蓋蓋輕便於執也鞬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而左手執蕭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蕭左手承拊是也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褱與劍焉

音扶 音饒

啓開也櫝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卻合也夫褱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底下乃加褱於匣中而以劍置褱上也

笏書脩苞首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

櫝句

京領反

刃者櫝筮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

音火

音火

音僻

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笏也書也脯脩也苞苴也苴藉而包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苞苴以遺人也弓也茵褥也席也枕也几也頽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橫而致之也箠著也籥如笛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穎刀鏢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先刃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為尊其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尚右方示有必死

之志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兒前篇德發揚詡萬物義亦相近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慶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上声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

音練

音明立日誰

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

辭焉則止

先飯猶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放飯流
歠見曲禮小飯則無噍噎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
或有見問之言也數噍毋為口容言數數嚼之不
得弄口以為容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
辭之則止也

音遵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僕爵皆居
右

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解于薦東
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奠解
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
居右也介賓副也酢客酌還答主人也僕鄉人來
觀禮副士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
并僕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今
按賓坐南向故以東西分左右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膾

擘濕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膾者刺魚腹下大臠以祭也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去声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於左則以右所執者調之為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執范乃飲

尸之僕御尸車者執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執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膾音奇

膾音許

蓋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則祭之俎內也

音祭

君子不食困腓

困與豢同謂大豕也腓腸也大豕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立祭立飲

小子不敢與尊者並禮故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

凡洗必盥

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

丁禮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不言承事同可知

音泣

去聲

凡羞有湑者不以齊

湑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

充丙反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

祭耳

咏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為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為上二人俱以南為上也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

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尊壺者

面其鼻言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也

音暨

飲酒者襪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末步爵不嘗羞

襪沐而飲酒也醮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襪醮小事為卑折俎禮盛故襪醮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筭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謂庶羞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

去声 汎涉反

俱倫反

音壁

三十七

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
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為大鬱而後報切之為膾也
餘見內則

音煩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
則坐

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
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為之燔燒肉也此肉

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
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
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石梁王氏曰學而不思
則罔當如此罔字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
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燹客作而辭

側用反

三十八

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爇未爇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畧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兼為之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燭後也為獻主者以親燭而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為勞也執已爇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燭其爇爇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惟執燭之人不暇為此

辟亦反可音一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

之所向而對呬口旁也嚴陵方氏曰勿氣則屏氣見曲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

膳

為人祭攝王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曰膳則善味而已

祔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

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

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

音特

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牲豕則以豕左肩

五箇

膳告承上文而言臂臠肩蹄也九箇自肩至蹄折為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左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平声

家國靡敝

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

音析

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滕者縛約之名不用組以連甲及為紵帶也以穀食馬曰秣山陰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皆敗

禮記大全卷之十六終

用時必重甲及然令帶也必嫌身黑曰林山新語
五期校黠之也幾然相之幾躬也粗昔縣路之亦不
不與絲黠無不常林肩蹄也九齒自肩至蹄
與車不期與甲不眩粗身黑不校黠五字

音林
謂相狀黠黠之緝根六龜婿男無洞始也

禮記卷之十七

與十記第十八

石梁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
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
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

諛音小

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
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就賢禮下賢德之士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體群臣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踈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動衆聽使致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

兌音說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

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為先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兌命商書典常也承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砥硠珠之則砥硠猶為可用王蓋不及也與資質不美者均爾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

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強上声

數音效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

半其此之謂乎

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
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
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黽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
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引說命教學
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
脩已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

又起一半此所以終始與于學成以成物合內外
之道然後為學問之全功也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

道有之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後可以辨其味
唯肴之嘉鮮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
莫不飲之况能知味也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
難明故所况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
又豈希之可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自反及
則求其足故教以不憊為自強其不厭自反及
以謂自反而仁之困然後能自強其不厭自反及
所求自反而仁之困然後能自強其不厭自反及
教人謂之功而仁之困然後能自強其不厭自反及
字且讀又曰說命之半亦作教引說命所謂言以強
者非教也又曰說命之半亦作教引說命所謂言以強
豈於學矣半之謂也○馬氏曰而能自強則興之則
進是學長教也○山陰陸氏曰所謂則興之則
矣有學學之中有教焉是之謂相長也
術當為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比毗志反

中平声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

樂五教反

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
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
而不反謂之大成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
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
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
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
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眾子
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
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
一以上之中同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
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
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群則於朋徒無睽
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
好論學講求學問之緼奧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
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
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

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朱子曰這幾句都是
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
志是所得處他做此延平周氏曰養人之學○有子
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向為善為利為
君子樂於取益也敬業者仁也博習者積其業也
羣者樂於取益也敬業者仁也博習者積其業也
知言而能論師道者非取德者無盡也論學
賢否也知類通達聞是非知取友者類而能識
立不反知止有定而一物不知移也蓋考貫通也
節之宜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也臨川吳氏曰
讀書者宜深味其學業之淺深徐察也臨川吳氏曰
考校與周深味其學業之淺深徐察也臨川吳氏曰
每間歲教者比不見其同業之淺深徐察也臨川吳氏曰
九年大興之也後每入學一則於夫終視其德經道
藝而賓興之也後每入學一則於夫終視其德經道
句而分別其志也後每入學一則於夫終視其德經道
之經而分別其志也後每入學一則於夫終視其德經道
同居之群心致志樂羣者與否敬業者終視其德經道

習謂所學其經外惟能汎及他經傳授師說服不
失而論學近其義理已明能離此於五年之非識人
視之而論學近其義理已明能離此於五年之非識人
高以下而上皆取其善者以事九友則於七年之非
之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於數之為十之五年之非
自推其類由之而通於數之為十之五年之非
而大不致知退轉也通達於彼猶守之堅固不反謂其
此能學力行之效也通達於彼猶守之堅固不反謂其
已能學力行之效也通達於彼猶守之堅固不反謂其
大學力行之效也通達於彼猶守之堅固不反謂其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

蛾魚起反

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

此之謂乎

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

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
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之
事而成大蛭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
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
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臨川吳氏曰古
者始入學必釋
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
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
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
也音異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
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
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
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
舉其職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
言為君使之事使之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
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
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

禮記大學
入學記

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古義反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榎也楚荆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朴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使立為學之有受道之意質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勉強之意夫然故可與進於道矣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

石梁王氏曰此學字如字讀

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躡等也此七

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躡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

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必繼之功祭菜無犧牲之以雅欲其正也官者主治也漸也志為教以教者必始也官者主治也漸也志為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也漸也志為教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年者志也五年視學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者志也五年視學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者志也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

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順序進學之時所謂先而後不可亂者為長者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倫為是而先其然教士則尚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先其學為士則尚志為先故教之大倫為是而先其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句 縵葛半友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
去声 樂五教友

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

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大學記

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今讀
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
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
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是也絃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
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於
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
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
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
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比興之辭
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

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
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
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
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
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
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
已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
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
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
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
其學易成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

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絃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若春言退息之學也若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若春言退者安詩是謂也○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則依之緩理以爲言焉多識於禽獸若木之已則博依之所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成而下亦君子之所謂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禮也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

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

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也

承上文而言藏脩遊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

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脩乃來言其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金華曰深攷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群親師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

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

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

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諷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言今之教
人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奧乃多
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
及于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
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
長也夫多其訊而言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
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
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
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

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
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采子曰
橫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
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
之材足以有為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延平
且孔子日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
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由其誠而開仕曰吾斯
之未信孔子說蓋使之進必由其誠而類其答皆不
心之所能不欲也於門人問之者雖有難易而未嘗不
隨其材之大小也弗而後教之者卒不見其誠故曰
也悖其材之求也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
而去之必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

大學記十七卷

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
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
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
者之榮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
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厲而
進為言也○**方氏曰**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幼子常視毋誑則可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
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石梁王氏曰**

註專以時為年二十之時非也嚴陵方氏曰夫既
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倫幼子常視毋誑則可謂
之豫矣則雖悔而不可教而欲速而不學而計十
不教則雖悔而不可教而欲速而不學而計十
勺不成童舞象則不可謂之時矣若十年學書計十
而不可與立故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
道可與立故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
見彼之不善則以善之善則可謂之時矣若十年學
也必有戒於上則所謂見善則興也夫既有見於
然必以成其性則所謂見善則興也夫既有見於
有以道盡其性則所謂見善則興也夫既有見於
但謂之豫為當防其告之不興也夫既有見於
其可謂適當其人告之不興也夫既有見於
而各得其所觀人能告之不興也夫既有見於
而節俟其能告之不興也夫既有見於
叢併相觀此謂甲觀一事則乙觀一事則丙觀一事
子效朋友則此謂甲觀一事則乙觀一事則丙觀一事

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格胡客友

音升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音怪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

音僻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強難
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一讀為去聲謂教不
能勝其為非之心亦通雜施謂躡寺陵節也燕私

之朋必不青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
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
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鄭氏曰燕猶褻也褻其朋友褻師之譬喻

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
學非不學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
固嘗施之矣而無比之友不統猶不施也獨學則
嘗自謂之矣而無比之友不統猶不施也獨學則
燕朋如師也於朋之如子其朋之遊私昵謂也
其師昵於教也辟則自昵於朋比則與人自為學
由此其故也○嚴陵方氏曰是力則興止於四廢至
於六者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

禮記 學記 卷十七

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
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
音異
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
思可謂善喻矣

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
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
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勤苦而易
不雜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

矣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
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
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則教者
亦豈可不求知此理哉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
自不能已於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於教喻
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

音異

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
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

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
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
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約
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
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
以救其失之止也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簡
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
禮寡者博之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
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多才有
繇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四者心之
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
始識他病處方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
志矣

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
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
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采子曰繼聲繼志
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也約其達
微其戒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
之意○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自得其
教者可不使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自得其
之問曰約不使人微曰罕譬其志乎然繼志之學
喻其見理甚明○臨川吳氏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
謂能繼志矣○臨川吳氏曰善於歌者倡起其聲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
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
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
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

而不終曲使人而歎之繼其聲然後歌者
之聲以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志不盡言使
之約而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
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
如樊遲之為曉如夷子思然曰善哉言乎之通
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思然曰善哉言乎之通
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矣是也三警教
謂之使人繼其志者矣

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
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
誘不拘一塗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
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
皆自務學克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
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張子曰且知資質之美惡故學
○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
惡則其喻有淺深以知救人之失○采子曰長人
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
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師○延平周氏曰知其

學記卷之七

忘於學之難易而知其資質之美惡然後能不以
為長類喻之不以類喻之然後能為師蓋師者有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
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
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
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

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
不處之以臣位也○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

面註引武王踐祚出大戴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
北面是矣以一之貴而師所匹夫之賤以於天子無
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
嚴之也人嚴其師則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
嚴然後道尊學其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然後
以神言之故為尸則非為道尊則然後為師則敬學
臣○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為難爾道能盡嚴師則
難蓋言盡嚴師之則係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
始嚴師所以傳道之嚴師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
其尊而尊之則係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
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
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
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

說如字

下介友

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庸功也感師之有功于已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為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疏**曰從讀為春者春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鍾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一

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鍾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為善答之喻○**朱子曰**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去聲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

凡已下全
學記下七卷

可也

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屢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發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

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曰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為弓之家使榦角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軟撓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

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治
 鑿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
 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
 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
 求是之謂有志矣慶源輔氏曰良治之子必學為
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
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
學為箕裘之業馬之事則可以勉之矣而有志於學矣蓋學乃
亦皆安於牽駕之事也
君子當為之事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
 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主也鼓
 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
 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績畫者
 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
 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
 官不序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
 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陳
 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不顯

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然後
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
聲而五聲待之以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
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
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
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
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
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
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

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
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
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
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專
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
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
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臨川吳氏
曰小德亦
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
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
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
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無所不可非如
誓事必適一用而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

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
冬歲歲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
是謂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
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
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

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
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
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朱子曰先河後
源故先之或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其也○
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
也學記之諭由未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
其為教則一也○臨川吳氏曰河海皆川也水之

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祭
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
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
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
先以申上文之大德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
道大信大時之意

禮記大全卷之十七終

三五之大全卷之二十一

三五之祭川也

委道此之謂本

河海

之為海也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委道此之謂本



